

An aerial photograph of Beijing, China, showing the Forbidden City in the foreground with its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iled roofs. A wide, modern road runs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flanked by trees and modern buildings. In the background, a dense urban landscape with high-rise apartment buildings is visible under a clear sky.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北京画卷

李江树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 (CIP) 数据

北京画卷 / 李江树著.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8

(中国人的生活)

ISBN 978-7-5452-0717-0

I. ①北…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生活—概况—北京市 IV. ①D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355 号

总 策 划 王 刚

执行策划 颜文斗

责任编辑 金 嵘

封面设计 胡 斌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北京画卷

著 者 李江树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http://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X1092 1/24

印 张 14.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717-0/J427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北京画卷

李江树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已出书目

家在青岛 / 吴正中

温州活路 / 萧云集

南国细节 / 刘博智

北京画卷 / 李江树

城里城外 / 秦岭

停云落月，暮云春树，往事已矣。我眷恋着老北京那些宽绰疏朗，上得天日下得地气，冬天狂风撼屋，秋日黄叶打窗的四合院。眷恋着雕镂精细的门楣、雀替、朝天栏。眷恋着青砖朱门、抄手游廊、什锦花窗、前廊后厦、倒挂楣子、清水屋脊、明轩高顶和数进小院。眷恋着大瓦盆里冲天的莲藕、蒲棒、廊前的紫丁香、暗香浮动的白茉莉和西小院的海棠。眷恋着长巷中苔痕斑驳的阴湿老砖和老砖上的壁虎。眷恋着在老屋中拥炉听雪。眷恋着夏日雨后胡同里突飞突停的蜻蜓和墙根草丛中蟋蟀的鸣叫。眷恋着幽夜迂曲的、转弯抹角的胡同里的那一点昏黄的、在小风中摇曳的路灯。眷恋着太平湖上空秋夜的苍穹。眷恋着于雾雾的霜雪中，在城堞、女儿墙上摆晃的稗草和落日楼头垛口处扑棱棱起飞的野鸽子群。眷恋着整座老城那一种春秋代谢的优雅。

——李江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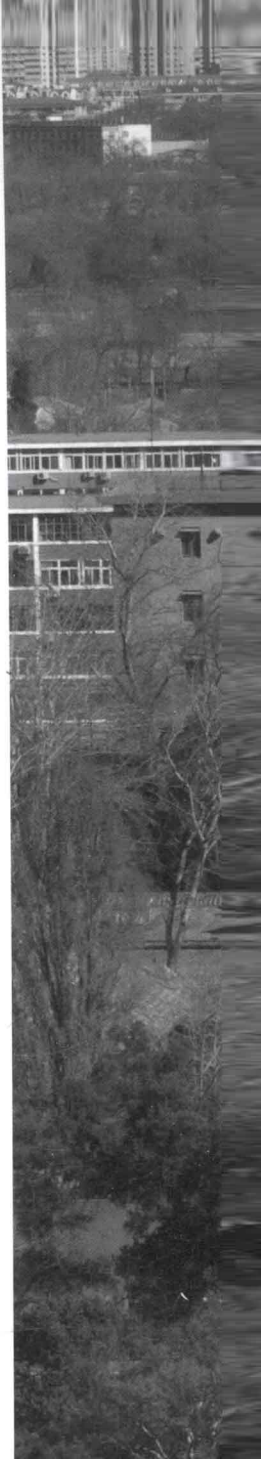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摄影 文化

ISBN 978-7-5452-0717-0



9 787545 207170 >

定价：58.00元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北京画卷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目 录

序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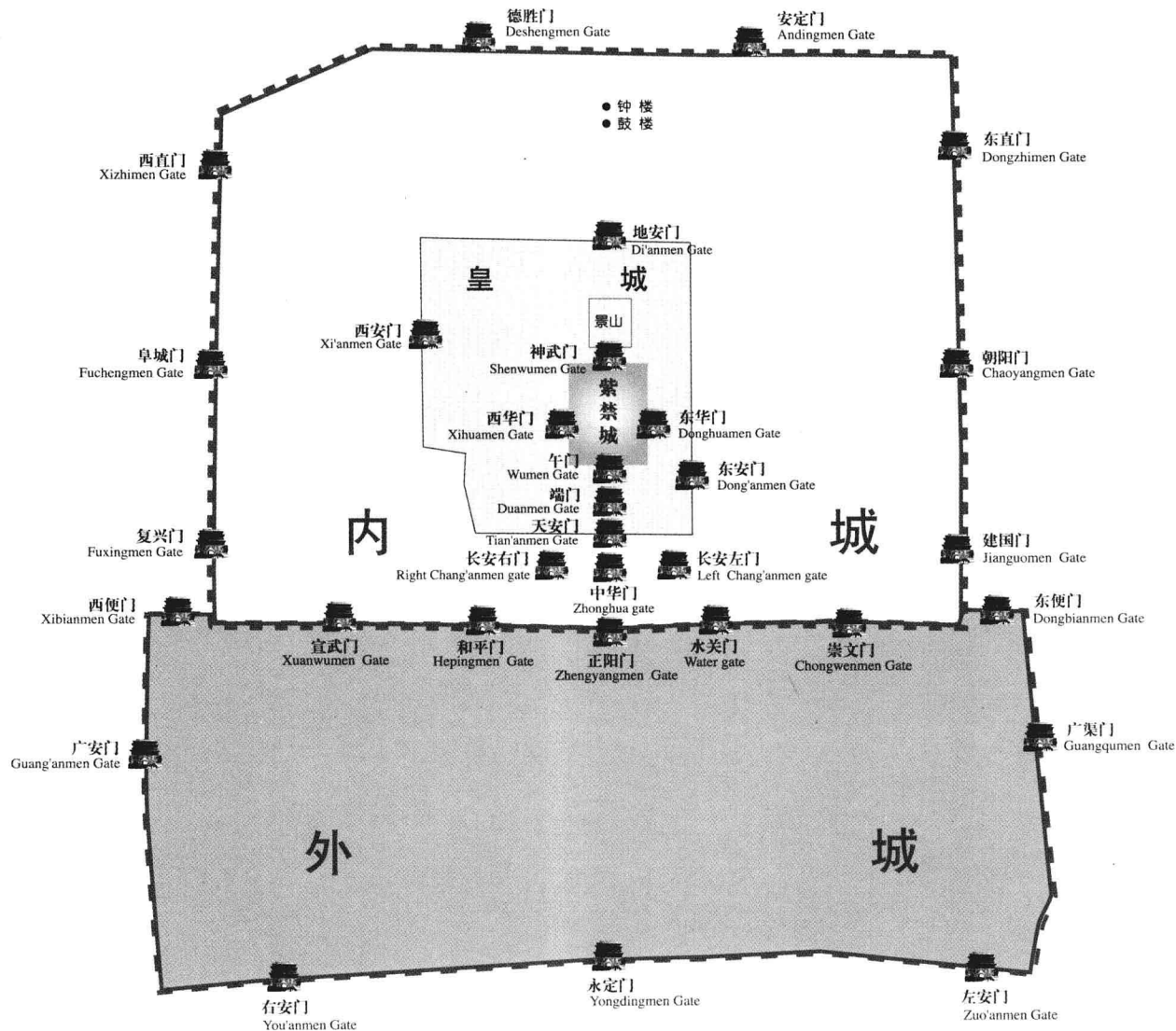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北京 / 47

北京人和北京人的生活 / 75

老北京胡同 / 109

北京重要遗址、名人故居 / 257

后记 / 343



清代北京老城门图



北京故宫

北京城市格局的变迁

李江树

——不要把规模等同于荣耀，并且应当记住：激励人们并保持恒久的不是建筑的高度，而是它的诗意。
美国建筑学家 R·A·M·斯特恩

北京有三千余年建城史——始于周武王七十一年（公元前 1045 年）周武王初封蓟国。有八百余年建都史——始于金朝贞元元年（1153 年）金朝四世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往燕京并定都“中都”。金中都仿北宋汴京之規制，在辽南京城基础上进行扩建，自此，北京成了一代王朝的正式首都。

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后分封二诸侯国“蓟”与“燕”，“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礼记·乐记》）“蓟”与“燕”分别在今天的北京城和北京城附近建城。蓟国的城在今北京城西南，东至虎坊桥，西至广安门外护城河西部，南至南横街，北至和平门、宣武门。武王伐纣的年代，现在被认为是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1044 年。1995 年，北京以公元前 1046 年为起点纪念建城 3040 年。

“蓟”这个名字源于“蓟丘”。蓟丘在今西便门外。当时，蓟丘一带遍长一种多年生野草——蓟草。20 世纪 50 年代，丘址尚有隆起可以清晰地辨认。令人万分痛惜的是，这一位于白云观西北的、三千年前留下来的唯一标志物——大土丘已被铲平。为了纪念北京城的前身，北京城的这一肇始之地，建城 3040 年时，在广安门北滨河公园内修建了一座“蓟城纪念柱”，上书：“北京城区肇始于斯地，其时惟周，其名为蓟。”

燕国的城在今永定河西岸的房山县琉璃河镇以东的董家林村。三千年以来，这个北京建城的最早源头的小村一直寂寂无名。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考古人员在庄稼地下面发现了燕国的文化遗存：土夯的城呈长方形，分主城墙、内附墙、护城坡。墓葬区有大批兵器及铜、陶、漆、玉等礼器出土。三千多年前的乐毅、荆轲也都出自此地。

“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史记·周本纪·正义》）春秋中期，即燕襄公时期（公元前 657～前 652 年），燕国兼并了蓟国，并把都城迁到了“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的蓟城。战国时的蓟城已是“富冠天下”，与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楚国的郢都齐名。战国末年，卫国人荆轲游历到燕国，“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史记·荆轲列传》）公元前 283 年，为防御匈奴和东胡，燕国修筑长城千余里：北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来县），东到襄平（今辽宁辽阳县北）。燕昭王死，燕国衰落，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 227 年），秦大将王翦在易水大败燕军，第二年攻占了蓟城。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蓟城为广阳郡治所。秦始皇在位十一年，五次巡游全国；第四次巡游（公元前 215 年），他经太行山东麓向北，渡永定河到燕国旧地。汉初，蓟仍为都城。汉武帝封其子旦为燕王。燕王在蓟城所建的万载宫、明光殿十分宏伟。当时城内的建筑规模，从 1974 年在丰台大葆台发掘出的一号汉墓——广阳王刘建之陵中已可以想见。

三国时广阳郡属于魏国。“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曹植也来过古蓟城。西晋时期，蓟城为幽州治所。其时，蓟城佛教盛行，西晋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蓟城有了北京现存最早

的寺院——龙泉寺（清康熙更名潭柘寺），故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隋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修通了京杭大运河，这对蓟城的进一步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幽州城位置基本上仍在蓟城城址上。陈子昂从征到幽州，登蓟北楼，感昔抚今，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开元二十年前后，高适、王之涣也先后寄寓幽州。“黄金台”（招贤台）是战国时期燕昭王为延揽天下英才而建。具体位置一说在今石景山古城村南百余米处（今首钢设计院南邻），一说在旧蓟城外。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壮志难酬的李白到幽州凭吊黄金台，他慨然赋古风：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

从秦汉至隋唐，燕山南北一直是汉族与游牧民族角逐的疆场。蓟城是游牧民族入侵中原腹地的必经之地。在许许多多战争，少数民族与汉族逐渐融合。契丹族原居住在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自10世纪初成为北方草原最壮大的一支，他们占据了以今北京、大同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今北京所在的幽州成了陪都。这个陪都在契丹政权的南部，故称“南京”，亦称“燕京”。著名的悯忠寺（天宁寺）、妙应寺（白塔寺）都建成于辽代。辽南京城东至今宣武区烂漫胡同以西，西至小马场、甘石桥、双贝子坟西，南到白纸坊，北抵白云观。

正当辽与北宋南北对峙之时，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日渐强盛，他们在上京建立了金朝。宣和七年（1125年），金灭辽。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又攻破了宋都汴梁，北宋灭亡。女真族领袖、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将远在松花江的首都会宁府迁到燕京。完颜亮不但武功超群，还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且志向高远，他要把燕京建成一个北中国的政治中心。金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完颜亮调动了80万工匠，40万兵士在旧蓟城扩建新都。北京内城和外城的城墙——这些砖石土木书写的史书——需要四千万块砖。金代筑城，完颜亮几乎征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运土是数万人从涿州始，“金朝铸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州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析津志》）自此，金中都燕京诞生了。

元灭金、灭南宋一统中国。1215年，蒙古骑兵攻入金中都城并烧了金代的皇宫。成吉思汗的嫡孙忽必烈精通汉语、西语，熟读《圣经》，通今博古。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弃金中都旧城，在其东北建新城。皇城是以金代的琼华岛为中心兴建的。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大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规模已现。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金中都为元大都。从至元四年（1267年）建造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工，前后共十八年。当时，参与搬运、烧窑、打造石料、修筑宫室的达160万人。另外，还从江南抽调了工匠42万人。“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开的城门一律外包铁钉，正面用的大泡钉均镀铜。“一木卧倒，千夫难移”，打造城门时，驱赶了三千余民夫在高山间伐木。筑城时期，军民死伤无数。

从建筑规模、建筑艺术、工程水平这三方面看，元大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元末人口已达四五十万。元大都的设计与建设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基础。元代诗人张昱作《辇下曲》赞元大都盛貌：

大都周遭十一门，

草苫土筑哪吒城。
讖言若以砖石裹，
长似天王衣甲兵。

建元大都，忽必烈任用了许多汉族中最优秀的人才，如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河北邢台人刘秉中；水利专家、刘秉中的学生、河北邢台人郭守敬；民间艺术家、河北曲阳人杨琼。忽必烈还请来了亚洲各国的专家，如精通建筑艺术的阿拉伯人黑迭儿；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是中国尚存年代最久、形状最大的藏式佛塔，设计者是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

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修建着城墙和皇宫。修城垣所需粗大木料来自云、贵、川、粤等地。砌城墙的砖来自山东临清、聊城，河南安阳。皇家宫阙的用料，琉璃瓦在湖南和北京门头沟琉璃渠村烧制，皇宫里墁地的金砖在苏州烧制。花岗石是安徽的，青白石是北京房山大石窝的。而石匠多为河北曲阳人。大量的建筑材料运进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相当艰难的。建筑材料进京后，存放在城内的台基厂、方砖厂、亮瓦厂、铁厂……这些地方都有众多的兵士看守。

“文化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诗经》里对春秋时卫国的描述，是中国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城市”。当然，实际上的“城”的出现早于这个记载，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中国人就修筑了城池。公元前 771 年的西周城市，也很巧合地与公元年前 753 年在西半球出现的罗马城处于同一时期。

“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左传）中国古代有城必有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孟子·公孙丑下》）“城必有郭，城以为民，郭以卫城”，而在“郭”中的“城”与“国”是一体的。城是最大的墙，以墙卫国，倾城就是倾国，城池破即国破。

明代北京的城墙庞大坚固，城砖厚 13 厘米，重达 14 公斤。清代，为了增加城墙的抗震度和黏结度，砌墙时用糯米、白面、桐油调灰。明清时，京师人口约 100 万；内城外城城墙加起来约 400 万平方米，人均拥有城墙 4 平方米。



永定河与芦沟桥

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无数民夫、兵士、工匠不断在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冲积出来的“北京湾”“北京小平原”上辛勤劳作，建造帝都。纵观世界城市建都史，在布局、规模、延续时间三个方面，北京无疑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最后硕果，也是世界同时期都城建设的最高成就。

今天，从曙色到灯焰，我沿护城河徐行，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大都梯形城垣下踱步，并攀上直插青云的电视塔向东瞭望，我已经看不见也嵯峨也残破的高墙灰瓦，看不见古柳依依的护城河，看不见城壕与城墙间的槐树与椿树，看不见历经7个世纪的、环拱着皇宫的九座内城城门和七座外城城门，看不见元代就已经布局好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与街巷胡同格局。

20世纪50年代，苏联帮助中国确立了城市的布局：将北京从工人阶级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工人阶级占1/4以上的大工业城市。1952年始，北京外城城墙被分段拆除。1954年，西长安街上建于金代的绮丽的庆寿寺双塔被拆除（今电报大楼位置）。1957年，外城七门中最大的前有箭楼、中为瓮城、后是城楼的永定门因“妨碍交通”被拆除——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解放军正是最先从永定门进入北平。1958年，在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1965年，东直门城楼被拆。拆前，梁思成四处奔走，说，不能拆呀，这可是北京留下来的唯一的明成化年间的雕梁画栋阁楼式楠木建筑了。1965年因地铁开工，内城城墙被陆续拆除。1969年，内城城墙差不多被完全拆除。至此，就只剩下了九门之首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角楼和两小段城墙了。

扒城墙时为了清运，专门铺了临时的铁路。老式的蒸汽火车拖走了比它更老的城砖。胡同——北京古老的城市小巷；城门被拆，必然殃及这些小巷。六百多年前，正是一条条胡同勾连着“内九外七”座城门。现在，在“四通八达”这一规划原则下，错落毗连，灰砖乌瓦，浅草毛石，围中见透，外墙斑驳的胡同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被碾作碎砖碎瓦。长安街以北的每一条胡同都与800年前的元大都有关，胡同尚在，元大都就没有死灭。然而，胡同的发展趋向是：元代400余条，明代1200余条，晚清2070余条，1949年3250条，2003年1571条。在这1571条中，真正保有原来面貌的仅存600余条。

体现“天圆地方”建筑理念的、内敛而又向心性格的青砖灰瓦四合院，作为一种景观，一种传统，一种生活，一种艺术，它是北京的市徽，是北京城的微缩，是中国的一个精致的方盒子。1949年，旧城原有历史建筑面积为2050万平方米（包括故宫和寺庙），20世纪50年代，城内四合院面积1700万平方米，占全市总建筑面积的90%以上，1990年尚有400万平方米，2003年仅剩300万平方米（约3000余个院落），而这其中只有658处被指定是要保护的。

今天，四合院的数字仍在迅速逐年递减，大量的王府、侯门、抱鼓石上雕有小趴狮的簪缨世家的豪宅、庙宇、寺院等文化景观被铲除。据2004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调查，方圆62.5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历史风貌保留较完整的空间，包括水域和公园，已不足15平方公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不提保护，不提整体有机更新，以“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这两个词的名义，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幸存下来的大量文物建筑、老四合院毁于一旦。事实上，绝大多数四合院结构尚好，并不是危房，需要的是修缮。

大规模重建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环境，不少重要的历史街区整体消失，而代之以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巨型商厦+密集的商品住宅+体量庞大的写字楼。房地产开发商、土地投机者、某些有权无知或是唯利是图的官员视古建为草芥，迅速地以推光头的方式蚕食着老城的最后空间。

倒塌的胡同陪伴着更早倒塌的城墙。对老北京人来说是那么熟悉而亲切的名字：扁担胡同、烧酒胡同、库司胡同、香饵胡同、红罗巷、北竹杆、椿树头条等都已成为记忆。推土机推倒了老房，

也推倒了原本是伫立在那里的传统、故事和历史陈说。从宏大到精微，到底有多少建筑细节被毁灭？古都的衰落已宣告了建筑哲学建筑美学的黯然和统计学的无能为力。还有，那一种帝都气象，京韵京味儿的湮灭更是不可以言说的。

2008年奥运会是一个不错的理由。城市规划者企图把古老的城市打造成一座时髦的城市。近年来，每天都有新的建筑在开工。每年竣工的各类建筑均超过1000万平方米，建设速度超过了纽约和东京，也就是说，每年在拆胡同的同时，要新起几百座高层建筑和多处大型公共设施。建筑是必须要有空地来加以平衡的，而现在，5.9%的老城地面，聚集了165万人口和整个城市总量半数以上的交通、经济与商务活动。建筑高度失控，建筑体量不断增大，城市功能无止境扩张，老城不堪重负。原本疏朗、尺度宜人、平缓开阔、低建筑密度的老城，现在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694人，是纽约人口密度的1.7倍（纽约8811人，巴黎8071人，伦敦4554人）。北京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12个同等规模的大都会中是最高的。2020年，北京总人口将达到2100万。

宣武门外有条香炉营胡同。明代，香炉手工艺人多聚居于此。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曾有句：“寓居曾住香炉营。”香炉营头条的嘉应会馆是清末大诗人、变法维新的斗士、广东梅州人黄遵宪的故居。该胡同23号建有湖南会馆，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在此居住。青年毛泽东曾多次造访，与先生共议国家前途。现如今，这条胡同早已灰飞烟灭。面向中高档消费的庄胜崇光百货（SOGO）门前，繁弦急管，且歌且舞；新款秋季女装正在热销中。

粤东新馆在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明代严嵩的别墅，“戊戌变法”时“保国会”的旧址和当时维新派人士聚会之地。“保国会”就是在这里发出了“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呼喊。1898年4月17日，二百余维新派志士在这个院子里灵府沸腾，康有为向他们慨然道：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忍言者也。

1911年春夏之交，孙中山也正是在这里喊出了“推翻封建，建立共和”的口号，并向在京的广东人发表演讲。而就是这一处“戊戌变法”的标志性古建，有关部门不顾众多专家和社会贤达的反对，下达了“拆”的命令。“戊戌变法”百周年那天没敢动。1998年9月24日，“戊戌变法”百周年后的第三天，包工头带着13个四川兴文县农民，用铁锄、锹、镐将粤东会馆捣毁。拆下来的较完整的房梁、窗框、砖瓦运到顺义农村，廉价卖给当地农民。包工头说：“我在北京拆了八年，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们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许多，‘拆迁办’给钱我们就拆；给钱故宫我们也拆。”

美术馆后街22号一处明代的、一千多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是中国现代基督教领袖，负责中国与东亚片的世界基督教会六位传位主席之一的赵紫宸故居。赵紫宸著有《耶稣传》、《圣保罗传》等。1926年应司徒雷登之邀，赵紫宸回国，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二十余年。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赵紫宸被日本宪兵逮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明志赋诗一百七十余首。赵紫宸之女赵萝蕤二十出头便受戴望舒之托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后来成了艾略特研究专家。她还翻译过《惠特曼全集》。其夫陈梦家18岁就是新月派诗人，后来又成为著名的文物考古学者，著有《西周年代考》、《尚书通论》、《殷墟卜辞综述》、《武威汉简》等书。抗战时期投笔从戎，参加了19路军，赴上海南翔前线。

1950年，梅兰芳先生的家人将此院介绍给赵紫宸。赵紫宸从一赵姓老中医手中买下（价格约

为一百多匹布），一直住到1979年11月21日他91岁辞世。

有三百多年历史的22号院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算得上是一个精品。驻足小院，让人想起“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和“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须闭”的诗句。保存完好的室内有落地雕花隔扇、博古架、圆光罩。其正房左侧精雕细镂的“象眼”砖雕极为罕见。“象眼”在房檐下的山墙内侧，由梁、柱、檩三线交合成三角形，酷似大象的眼睛。象眼的砖面上雕有猫蝶图（耄耋的谐音）：菊花、躬身仰首的小猫、斜上方有一只展翅的蝴蝶。1998年初，几位古建筑专家站在这明末的砖雕前激动不已，禁不住发出惊呼。

22号院内长有玫瑰、核桃和一株品种殊为珍贵的老凌霄树（后赠给了园林局）。室内的书案上，摆满了赵萝蕤、陈梦家的大量藏书。四壁挂着条幅字画和镜框中已经发黄了的老照片。铁梨木碧纱木橱、沉香木落地雕花隔扇无一处损坏。西厢房放着陈梦家收藏的各式极品明代家具（这些家具在22号院拆除前全部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1999年冬，赵萝蕤的弟弟、前外经贸大学英语系教授、80岁的赵景心接到了东城区房地局令其搬迁的通知。社会贤达、文化界、新闻界闻之纷纷呼吁，“要保留”，不要拆掉“集建筑、人文、文物于一身”的这一小型博物馆。双方经两年半的拉锯，22号院终于在2000年12月26日被推倒。当时，现场布置了百多名警察。几十位赶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被告知，不得拍照、摄像，周边二层以上制高点楼层不得进入。22号院倒塌后，一座高层商业楼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起于其上。近二十年来，基本上都是房地产商屡战屡胜；建筑遗产的守护者则是节节败退。

北京大学的“蔚秀园”是光绪之父的住处。园内有大小三个湖。最大的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仲秋，满湖芦苇开着白色的小花。湖里还有一种很罕见的铁鱼。庭院中有白果树，枝杈上常落着小燕子。湖旁有假山、小亭。颇有气派的四合院西南角有一株清初的银杏。园边的林子里能撞见松鼠、刺猬、黄鼠狼。秋天，林间小道上铺满了枯黄的落叶。现在，湖被填平，园内园外近百株古树——其中有一株两人合抱不交的老桑树——尽数被伐，“蔚秀园”已变成了教工宿舍楼。

蒜市口街西起崇外大街南段东侧，东接缆杆市。长约二百米，宽约七米。清代，该街有一处卖大蒜的市场。位于蒜市口街的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原蒜市口16号）四合院，是目前所有的红学家唯一公认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雍正五年腊月（1727年），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被免职抄家，14岁的曹雪芹目睹了家族由皇恩浩荡到数日之内便家徒四壁的败落。雍正六年，他随祖母从南京举家到北京，在这一贫民区住了十余年。后因家庭拮据，又把此房卖了。曹家迁至北京的情形，在现藏于中国第一档案馆的雍正七年（1729年）《刑部移会》中有所记载：“察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頫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奴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此为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接替曹頫官职的江宁织造隋赫德见曹家困厄，出于怜悯，便把“蒜市口十七间半”给了曹雪芹的祖母。此内务府文件由隋赫德奏明雍正帝。

旧京的格局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或者说是“西城雅、东城富、南城穷得叮当响、北城乱得没法住”。这是因为东城多鉅贾大贾、殷实住户。清光绪初年发展到顶峰的、浙江慈溪董氏家族创办的京城最大的“四大恒钱庄”：恒和（和为贵）、恒利（利为基）、恒源（源远流长）、恒兴（兴旺发达）均在东城东四一带。江南水运来的粮食存储在朝阳门内粮仓（明代七座官仓，清乾隆达到十三座官仓）。木材由东直门运入京师。故货栈、集市、商人都云集在东城。西城居住环境比东城好，有什刹海、积水潭这样大片的水域，故多王府、多京官寓所。南城聚集工匠小贩、民间艺人。北城主要指德胜门、安定门以北。这一带交通不发达，商业不繁荣，住着大批的城市贫民、

伶人乐户，还有那些坐吃山空家道中落的下层旗人。

“渴不死东城，饿不死西城”，四城之风俗也有不同。早年间东城人见面爱说：“您一早儿喝茶啦？”西城人见面爱说：“您一早饭吃啦？”曹家所住的南城多为“下九流”——木匠、棚匠、泥瓦匠、补锅匠、车夫、轿夫、送煤工、送水工，还有民间艺人——所居住。蒜市口是个热闹的去处，从东面进京的人多经广渠门到蒜市口。蒜市口路南北遍布饭铺、酒馆、油店、车马店。曹家所住蒜市口16号在蒜市口街路北。

宣武区南部的民俗和城南底层人民的生活对曹雪芹日后在北京创作《红楼梦》有着重大影响。蒜市口16号院以东是广渠门，以西是崇外大街，北面是花市，南面是唐洗泊街和南岗子。南岗子地区聚集着很多市集庙会：火神庙、土地庙、娘娘庙，文昌宫、蜜桃宫、庙宇琳宫，清真寺、卧佛寺、拈花寺、法塔寺、夕照寺，育婴堂——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地图上标的是“养育堂”。《红楼梦》中不少情节与寺、庵有关，如秦可卿是养生堂抱来的，而夕照寺附近的育婴堂在蒜市口东南，距曹家不足一里（这个收养弃婴的育婴堂一直维持到民国）。《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写贾芸给凤姐买香料：“次日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香铺买了冰麝，便往荣国府来。”其中的“出南门”即指去前门大街。《红楼梦》中提到的兴隆街离蒜市口也很近。书中提到的铁槛寺就是附近的隆安寺。隆安寺是皇家显贵的停灵处。蒜市口以东的卧佛寺是曹雪芹的常游之处。乾隆后期搜罗《红楼梦》遗篇残稿的苏州人程伟元写有《红楼梦序》：“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内中“庙市”，乃指琉璃厂书肆。

据一直在207号中院北屋住的马允升老人回忆，207号院是其太祖于清嘉道年间买下的，几代人在此院住了一百七十多年。遗憾的是，马家祖上保存的房契、簿册、字画等均在“文革”中被毁。但他还记得，当初临街有个染坊。207号院为刀把形三进四合院。从大门到后院有狭长的夹道相通。临街房六间，前院南房三间；中院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空旷，有大葡萄架，院东侧有水井一口。西北角一段院墙内凹这一细节，也与《乾隆京城全图》相合。全部正房、厢房、耳房加起来为十八间。但照民间的说法，阴阳房与门洞只能算半间，故此为“十七间半”。马老先生说，1926年、1933年前院与中院做过维修，后院北屋基本未动。他小的时候，堂屋有八屏楠木乳白色隔扇，东西两侧有黑檀木刻花落地罩，上书“荣华富贵”。其他各屋有木隔扇或碧纱橱。墙上有各色匾额，如“静观”、“端宁”等。

207号院格局完整。院中遗有石础、石磨盘等多处遗迹、遗物。中院有假山，北房堂屋正上方曾挂有“韞玉怀珠”的横匾（“文革”初被毁）。最值得重视的是临街房与中院之间的那道东西向院墙，院墙旁有一四扇木制屏门，上面刻有“端方正直”四个大字。红学家们考证，《红楼梦》中出现过的这四个字很可能是曹氏家训。

1999年，为了展览广渠门大街，“蒜市口十七间半”数天之内就成了一片颓垣败瓦。当时，拆与不拆，各执一词。在北京乃至全国，于破坏与保护的关键时刻，破坏大都占据着上风。院落被毁后，2000年底，专家怀着巨大的沉痛与遗憾，在废墟上对三层地基进行印证性考古发掘，挖到第三层时，发现地基的确是明末清初的，地基布局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七间半”，与清《乾隆京城全图》所绘丝丝入扣。这证明207号院铁定正是曹雪芹居此十余载的故居原址。发掘时，发现古井一口，上罩石井圈。石井圈现保存在广渠门隆安寺内。这是现存曹雪芹宅的唯一原物。

拆毁曹雪芹故居与拆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故居的性质是同样严重的，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果真就发生了。拆除前，国内外一片反对之声，然而有关部门却不愿等待进一步考证、会商的结果，急于动工，终于在数天之内便造成了一个千古大憾。如此的暴殄天物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的扼腕、凄然、浩叹乃至愤怒。从现实到伪撰，这是在当今中国最为严重的